

About Wei Ya's Arts 韋婭創作評論集

黃曼君主編

世紀人文出版社

21st Century Humanity Press

韋婭創作評論集

ABOUT WEI YA'S ARTS



21 世紀人文出版社
The 21st Century Humanity Press

韋婭創作評論集

出 版：21 世紀人文出版社

香港銅鑼灣郵政局信箱 31096 號

主 編：黃曼君

執行編輯：伍凱詩 馮艷珊

封面設計：楊學太工作室

發 行：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荃灣德士古道 220 號荃灣工業中心 16 字樓

電話：25230105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版 次：200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國際書號：ISBN 962-85921-2-2

定 價：港幣 60 元

目錄

序：來自心底的生命之歌·····	王慶生 1
主編的話·····	黃曼君 4

綜合評論

呼喚月光——簡談韋婭散文詩歌的主體意象·····	董宏猷 7
韋婭散文詩的語言魅力·····	黃永健 12
新秀·愛心·美文·····	徐紀明 22
文本過道，作家心靈·····	劉安海 29
論韋婭作品的女性特徵·····	王慶 37
用心織自己的名字·····	曾軍 41

小說評論

冶煉清純·····	程文超 45
韋婭心態小說簡論·····	何錫章 51
韋婭小說解讀·····	葉芳、于可訓 55
再現繁複多姿的都市生活情態·····	古遠清 61
飛紅流翠的都市風情畫·····	尹均生 64
細嚼人生·····	胡亞敏 66
韋婭小說的現代技巧·····	李松林 68
一把冷峻的解剖刀·····	王常新 72
濃濃的詩意淡淡的憂鬱·····	蘭心 75
韋婭小說的人生情懷·····	黃學玲 77
死的詩思·····	王美艷 82
細微故事與詩化藝術·····	李惠芬 87
靈與肉的搏鬥·····	潘峰 91

韋婭小說作品選錄

(一)夜一滴一點地過去	94
(二)墜落	96
(三)中三女生的心事	99
(四)心蝕	103
(五)雨意	105
(六)飄落了的	109
(七)冬冬有了心事	111

散文評論

超越之路	林興宅 115
自我超越，清新邁俗	陳 立 119
韋婭的知青記憶	樊 星 120
「小即美」：韋婭散文印象	張岩泉 123
遠近看清流	陳家春 127
現代意識下的古典情懷	萬 紅 128
走近韋婭	朱 艷 133
試論韋婭的散文特點	馮健飛 137
韋婭筆下「愛」的世界	蔡春華 139

韋婭散文作品選錄

(一)米蘭，米蘭	142
(二)桌上有盆水仙花	145
(三)靜的時光	147
(四)歌魂	150
(五)煙淡柳疏人遠	153
(六)走不出你的雨季	155
(七)海魂	157

新詩評論

童味・童趣・童心	黃曼君 161
想像奇特，詩意濃鬱	董宏猷 164
翩然起舞，不再憂鬱	黃維樑 169
都市心語	許正林 172
一片愛心在詩心	李潤霞 175
好的童詩	楊熾均 187
枕著鳥語花香	彭 俐 188
兒童詩園地的一朵奇葩	楊俊霞 190
詩意儲在生活裏	許顯良 194

韋婭新詩作品選錄

(一)少女之死	196
(二)媽媽，我喜歡	198
(三)以一隻鳥的姿態	200
(四)蒲公英不發一語	202
(五)會跑的燈光	203
(六)我從一盞燈裏溜出去	204
(七)雨中小曲	205

韋婭印象

燈下讀你	賀璋琿 206
韋婭是一個奇跡	周洪宇 208
我所瞭解的左韋	揭書安 210
她本身就是一首詩	王美艷 213
文學的女人	金 英 215
爛漫中的一縷憂傷	立 方 217

序：來自心底的生命之歌

王慶生 （華中師範大學前校長、教授）

一九九九年元旦前夕，在華中師範大學召開的「香港女作家韋婭、吳建芳作品研討會」上，我第一次與本校畢業的學生韋婭見面。與她的接觸，特別是從她的作品中，我看到一位對文學情有獨鍾的女性不甘寂寞地走著自己的路，用自己的筆抒寫著人生的悲苦與歡樂，譜寫著一曲來自心底的生命之歌。

韋婭寫作的時間並不長，在短短的幾年裏，她寫得很苦、很勤奮，數量也不少，有小說，有散文，還有詩歌。一個涉足文壇不久的女性，能夠在短時期內在幾個領域同時開弓，掌握這些體裁的特性、寫法和技巧，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沒有對文學的執著追求，沒有披肝瀝膽、宵旰劬勞的精神，沒有「咬定青山不放鬆」的意志，沒有對藝術的敏銳的感悟，是難以做到的。俗話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韋婭的成功說明了這一點。

韋婭寫的大都是普通人、平凡事。這些事是你在生活中經常遇見的，這些事是你在生活中隨時發生的，然而當你沒有細心觀察體驗時，這些人和事會與你擦肩而過。而韋婭並不安於這樣，她在生活中觀察，在觀察中體驗，潛心思考，仔細揣摩，日就月將，貯存於心，終於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要把自己所見所思所感所悟的東西寫下來，這樣寫出來的東西，自然是樸素的、本真的。它是生活的真實寫照，更是作者對生活的理性思考。

韋婭的作品有著鮮明的特色。它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小巧。她的作品不論是小說還是散文，都是短小的、精巧的，有的就屬於我們通常所說的「小小說」、「微型小說」一類。小說《一瞬的目光》只有16行，連標點在內共480個字，還有小說

《偶然》也只有27行。它們的特色不僅在於短小，還在於短小的篇幅中負載的內容是厚重的。在當今惜時如金的知識經濟時代，短小精悍的作品更適合快節奏的生活需要。

二是真實。真實是創作的必要條件。梁代劉勰說：「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魯迅說：「因為真實，所以也有力」。讀韋婭的作品，你會感到她所描寫的生活，她所抒發的感情都是真實的、真切的、真誠的，是作者真情的流露。「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她談人生，談事業，談生活中發生的悲喜劇，總是飽含著感情；她寫親情、友情、愛情，總是敞開自己的心扉，向你訴說汨汨心語，向你送上縷縷心香。這種發自肺腑的真實的心聲，自然會打動你，感染你。

三是精美。韋婭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自己獨有的格調與佈局。無論敘事狀物，還是寫景抒情，她都寫得精美。有人說，她的小說有很強的詩化傾向，這話不錯。豈止是小說，她的散文也是如此，有些篇章就是一篇優美的散文詩。她以詩人的眼光觀察生活，用詩的語言抒寫生活，她總是希冀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人生活得更好。在她的作品中，即使揭露現實中的醜惡，寫瞬間發生的悲劇，也是在鞭撻醜惡的同時呼喚美的到來，企盼美好人性的回歸。如高爾基所說，「藝術家無論在甚麼地方，總是希望把『美』帶到生活中去」，誇大美好的東西，使它更加美好；誇大壞的，使它引起厭惡，促使人們消滅醜惡。

韋婭是學歷史的，她從歷史轉向文學，走過了一段艱辛的路程，現在她終於實現了「不曾『放逐』的文學夢」，在文學的道路上走出來了，走得很堅實，很有力。她的作品獲得了1994年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優異獎、散文組亞軍和1996年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優異獎以及香港青年文學獎新詩獎、小說獎，還獲得了中國第三屆、第四屆「冰心兒童圖書新作獎」等，看到她獲得這些獎勵，我感到由衷的高興。現在正值她創作的旺盛時

期，我期望她在已有的基礎上面向未來，擴大視野，挑戰自己，突破自我，在創新上多下功夫，不斷深化作品的深層意蘊，把創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我相信把自己溶於文學事業之中的章姬，會在廣闊無垠的文學天空中書寫新的輝煌。

章姬是華中師範大學的校友，說起校友，我想起近期遇見的一件事：在我參加南方幾所大學專家評估工作時，一位大學校長送我一套書，我原以為是他個人的學術專著，打開一看使我吃了一驚。這套裝精美的叢書一共有五本，原來是這個學校畢業的五位作家校友的作品選集，是他們送給母校的校慶禮物，以表達學生對母校的深情厚意。由此使我想到了，校友是學校的寶貴財富，校友的成就是學校的榮耀，像我們這樣歷史悠久的老校，已經走過了95年的風雨歷程，學校培養的各類人才遍佈海內外，可謂桃李滿天下。如果把他們在各方面創造的傑出成果分類編成專著、專集出版，那不僅是對在校師生的最大鼓勵，而且為母校增添了更為絢麗的光彩。

唐代詩人李商隱詩曰：「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祝章姬再接再厲，再創佳績，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主編的話

黃曼君（華中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認識韋婭，是我1998年初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講學時候的事。那時候，一方面我結識了一些香港「本土」作家，如黃維樑、黃國彬、潘銘燊、鄭子瑜等人，他們都是在中大任教或曾任教職的學者兼作家。由於中大位於沙田，又有某種共同的文藝學術傾向，因此他們被稱為沙田作家群或沙田文學流派。我驚異於他們創作、理論視野的開闊，有著博古通今、融合中外的學養。另一方面，我也接觸了一些七八十年代去香港的「南下」作家，如韋婭、朱道忠、吳建芳等人。他們到香港的時間不算太長，但經過艱苦創業而立足，新鮮的感觸和強烈的兩地文化對照，以及原來文學素質較好，使他們創作起來有了許多既不同於香港本土作家、又不同於大陸作家的特色和新意。我以為，韋婭是其中很有成績的一位。我初見她是在一次酒會上，她於歷練中透著清純，於淳厚中顯出秀雅，給人很好的印象。她的作品有真情實感，揭示了真切的人生，讓平凡人物的衆生相展現在人們面前，作品中呈現了世態畫中跳動著大都市的脈搏，和孕蓄著的大都市的文化氛圍。

這兩類作家開闊了我的眼界，給我很大的啓示。從那時候起，我便深深感到，大陸與臺、港、澳的文藝學術交流不能僅限於東南沿海及首都北京；交流的作家、學者也不能僅於上述一帶地區少數人或專門搞台港文學研究的人，交流應該更注重廣度和深度，向內地、向更大的文化圈發展。這時候，我便萌生了這樣的念頭，即在我所工作的華中內地——武漢，召開有關兩岸三地文藝學術交流方面的研討會。我回大陸後又讀到曾長期執教於中大的臺灣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的作品，以余先生在詩歌、散文、評論及翻譯多方面的突出成就，使我更感受到「香港沙田文學」的實力，從而更感到召

開有關文學研討會的必要。但余光中及沙田諸作家的作品量多、面寬，也較複雜，需較多時間準備，召開兩岸三地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經費也需籌措，所以直到今年十月方如願以償。而我設想的另一個會議就是關於香港女作家韋婭和吳建芳的作品研討會。她們的作品量不大，如會議時間計劃一日，參加者又以武漢本地主，無需太長時間準備，所需經費也不多。這樣，「韋婭吳建芳作品研討會」便於1998年12月底順利召開了。

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會議參加者熱情、嚴肅和認真的態度。他們大都是教學、科研人員和研究生，當前的評論、特別是臺港文學的評論與他們從事的研究專業關係並不很大，而對於韋婭、吳建芳這樣的新進作家更是生疏，但他們仍然於忙碌中抽出時間來閱讀作品，撰寫文章，會上熱烈發表見解，會後精心修改文章。他們不計報酬，有的從遠地趕來，還得自行籌措路費。正是他們的熱情參與，使會議開得很成功。會議的成果除當時各報紙、電視臺的報道以外，這本《韋婭創作評論集》便是很重要的一項。這個評論集除序言之外，綜合評論6篇，分體研究小說評論13篇；散文評論9篇；詩歌評論9篇及印象記7篇。分體論之下還附有各體代表作若干篇。除此以外，本書還收錄了散見於報刊的一些有關評論。評論特點從一些篇名即可略知大概，如《冶煉清純》、《韋婭心態小說簡論》、《再現繁複多姿的都市生活情態》、《現代意識下的古典情懷》、《自我超越、清新邁俗》、《枕著鳥語花香》、《韋婭散文詩的語言魅力》、《韋婭是一個奇蹟》、《她本身就是一首詩》等。這些評論從作者、社會（文化）、讀者、作品四個維度深入細致地揭示了韋婭作品的內容意蘊與表現特徵，評論文字本身也有激情、有詩意，富有文采，大多在感悟印象式評述中又結合著鞭辟入裏、曲折入微的剖析，能給人深刻的啓示。不過，這裡要說明的是，出版本評論集，經過一再爭取，均未能申請到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深表遺憾的同時，我們仍感到有必要將此研究成果結集出版，它對於探討香港文學、研究香港作家均是極為重要的。鑒於經

費和篇幅，編者不得不對較長評論作了刪削和壓縮，因時間已延誤太久，故我們未能將文稿一一寄回作者審閱，對此，還請各位論者諒解。

韋婭近期的創作路子比較順暢，新作短篇小說集《逃離角色》已經問世。她既要擔任繁重的教學工作，又要進行創作。這要投入很多精力，能夠處理得好，使之互補互動并不容易，對於一位現代作家、學者綜合素質的提高是一個挑戰。既然韋婭已走上了作家、學者雙向發展的道路，那麼，我在這裏祝願她創作、學術都獲得豐收，朝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的方向更加努力。

2000年11月9日於武昌桂子山

呼喚月光

——簡談韋婭散文詩歌的主體意象

董宏猷（武漢作家協會副主席、國家一級作家）

看你，然後讀你

細細地

猶如汲取一滴又一滴

清涼的蜂蜜

——韋婭：《像綠葉落入靜水》

韋婭總是讓人驚訝。韋婭總是以她的才情靈氣和創作實績讓人驚訝。

最早知道韋婭，是在少兒文學的報刊上。韋婭寫的是兒童詩。韋婭以她清新別緻、童趣盎然的兒童詩，靜悄悄地走進了讀者的心中。於是，我知道了，香港有個兒童文學作家，她的名字叫韋婭。

不久又讀到了韋婭的散文，讀了韋婭的《那夜的情緒》，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韋婭的散文，寫得這麼好，細細地讀來，就像你十分喜愛的女孩子，在「巴山夜雨漲秋池」的雨夜，向你傾訴她的夢想，她的心聲。

不久又讀到了韋婭的小說，讀了韋婭的《織你的名字》，不由得又吃了一驚。原來韋婭的小說，尤其是小小說，寫得這麼精緻。細細地讀來，情不自禁就隨了韋婭的嚮導，穿行在香港的大街小巷裏，聽韋婭不動聲色地講敘著許許多多的人間悲歡。

不久又讀到了韋婭的「成人詩」，讀了《泉與少女》。原明白韋婭本質上是個詩人。她的散文，她的小說，都是可以當作詩來讀的。她的詩，清新空靈，帶著淡淡的憂鬱與惆悵，水淋漓如雨後的綠肥紅瘦，將中國古典詩意與現代詩的韻律、節奏、品味，水一樣

地融和在一起，細細地讀來，不由得微醒於月光泉水花香之中，飄飄然欲乘風歸去。

後來，又聽說韋婭還是個評論家，她的評論也寫得十分了得。這次不再吃驚了，好像韋婭就應該是這樣的了，韋婭就應該是個多面手，就應該是不斷給人以驚喜與驚訝的風景，重重疊疊，柳暗花明。

經歷了這麼多的驚訝和鋪墊後，韋婭終於微笑著登場了。是那種靜悄悄的嫺靜的微笑，一如她的詩和散文中的純情嫺靜的女孩子。見面時我才知道，韋婭竟然是我的校友，也是華中師大的畢業生，只不過我讀的是中文系，而韋婭讀的是歷史系。韋婭曾和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韋婭也曾下過鄉，當過「知識青年」。韋婭是從長江走向香江的，於是我再讀她的作品，便讀出了許多熟悉的、沉甸甸的「情緒」。

因此，我以為評論韋婭的作品，是不應該僅僅局限於「香港作家」的。不錯，韋婭的寫作，是到香港定居後開始的，她的文學起步乃至發展，都是在香港進行的，她當然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作家。不過，和那些在香港出生、從小在香港長大的香港作家不同的是，韋婭的童年、少年、青年時代都是在祖國大陸度過的，她的文學準備階段，是屬於祖國大陸的，她的許多文學情思和文學情緒，是來源於赴港以前的人生經歷和生活積澱的；因此，解讀韋婭的作品，倘若不聯繫這些人生經歷和生活積澱，便不能窮盡其作品中的意蘊和箇中三昧。因此，我們評價韋婭的作品，除了放在「香港文學」這個格局中外，還應該將她放在「中國當代文學」這樣一個大格局中。在這個大格局中，韋婭的作品也是獨具特色，引人注目的。

文學準備於大陸，文學創作於香港，韋婭的創作便有了取兩地之長、避兩地之短的優勢。比起大陸的作家、尤其是中年作家來，韋婭的創作沒有任務，沒有負擔，沒有束縛，因此，應該更自由；而比起香港的作家來，她又可以用更冷靜的「第三隻眼」，來觀察、透視、感受香港。蘇東坡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那麼，有了「山外」的眼光，是否可以看到更多的「真面」呢？

韋婭的創作，目前是詩歌、散文、小說、評論全面開花。因為她目前的創作，是一種「文人寫作」，亦即「趣味寫作」，而非「功利寫作」。趣味的寫作，任由性情，汪洋恣肆；白雲蒼狗，不可束縛。化爲詩歌，便是詩歌；化爲散文，便是散文。因此，用「詩人」或者「散文家」，或者「小說家」來規範韋婭，都爲時過早。

韋婭是一條正在奔湧的河流。

讀韋婭的作品，尤其是散文和詩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她特別地鍾愛這樣一些意象：黑夜。雨夜。月亮。雨。淚。夢。她的人物，她的故事，她的情緒，她的詩意，全都活躍在雨中，淚中，黑夜裏，月光下。這樣一些意象，在總體上構成了韋婭散文詩歌中的主體意象。

韋婭的黑夜不是邪惡的，恐怖的，不是妖魔鬼怪精靈出沒的世界，而是藝術的，詩意的，中國的，古典的。漫步在韋婭的藝術世界裏，常常會使我們想起了巴山夜雨，西窗剪燭，楓橋夜泊，夜半鐘聲。這樣一個詩意的世界，便是韋婭自己的世界，便是韋婭心靈的世界。只有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裏，韋婭才覺得活得那麼生氣勃勃，那麼空靈通脫，才更加真實地感受到生命的力量。這樣的世界，正是韋婭詩情靈感涓涓不斷的源頭。

余秋雨先生曾在《文化苦旅》中談到過夜雨的詩意：「既然是夜間，各種色相都隱退了，一切斑斕的詞彙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間十分逼仄，任何壯志豪情都鋪展不開，詩句就不能不走向樸實，走向自身，走向情感。」在這樣的夜雨中，「滿心都會貯足了詩。」我以爲余秋雨先生說得是有道理的。韋婭偏愛夜雨、夢幻、月亮之類的意境，不是因爲這樣的意境容易抒情，容易散發詩意，容易使人浮想聯翩，倘若是這樣，韋婭的作品便有「討巧」之嫌；我倒認爲這樣一些意境，是開啓韋婭生命原動力的鑰匙。韋婭

的寫作，是典型的女性寫作，個性化寫作，她的審美方式，她的思維方式，都是女性的，都是來自於女性生命本原的。同樣是月亮，李白想到的是「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東坡想到的，是「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在這些男性作家眼裏，月亮只是其情感的載體，而在韋婭的心中，月亮卻是女性，當然也是她情感的本體，是她生命的本身。韋婭說，「我喜歡月亮的靜美」，因為在月光下，在夜色中，可以「摸著生命的熱力」，「月光叮叮噹噹地游動在我的視野裏」，「生命在夜的波動裏生發著神秘而蓬勃的力量。」其實，韋婭作品中的雨與淚，不是生活中多愁善感、悲傷脆弱的象徵，而是「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的春雨，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春雨。滋潤萬物生長的雨水，當然是生命的象徵。韋婭的雨與淚，是感情的勃發，亦是生命力的勃發。

韋婭這種生命本能的感覺，使我們想起了原始文化、原始信仰中對於月亮的感覺。在原始人的信仰裏，月亮具有非常廣泛的豐產能源，它能使種子發芽，植物成長。E·B·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書中，就記載了巴西的原始人對月亮的崇拜和敬重。在原始人的眼裏，月亮是「女人的上帝」，因為女人也具有月亮一樣的本性。光明是從黑暗中孕育而生的，黑夜是光明的胚胎和母體。有意思的是，在古代關於月亮的神話中，月亮和水也是分不開的。古代的巴比倫人就認為，月亮的周期性旅行，是乘船走的，因為她走的是水路，她是濕潤的本原，她漫遊的地方，都是河流和洪水。月亮和水的這種本質關係，有助於我們解讀韋婭作品中比比皆是的月亮和雨季的意象。有關月亮神話這樣的思維方式，是原始的，本能的，樸素的，自然的，當然，用今天工業社會裏的固定的具有因果律的科學觀的思維方式看來，也許是荒誕的。然而，正是這種原始的自然思維方式，表達了一種對於定規和理性的逆反。M·艾瑟·哈婷在《月亮神話》一書中指出，當代的、二十世紀的思維方式，是「象徵觀念的重心從月亮轉移到太陽上的產物，它使人們相信，理智是

最了不起的精神力量。」M·艾瑟·哈婷接著尖銳地指出：「如果理智是超然的力量，那麼世上的一切為甚麼顯然比從前要糟得多呢？在人類日益尋求控制自然現象時，為甚麼我們又倒退了近一千年甚至更遠？」因此，對於定規和理智的深刻懷疑和逆反便出現了，表現在藝術領域裏，便出現了這樣的作品：「它們擺脫了理性的和意識的控制，獨闢蹊徑走進了黑暗中，走進了生命第一次誕生的蠻荒粘土中。」

今天，當戰爭的陰雲正「理性」地落在普通平民的頭上，當森林和動物正遭到「理性」的破壞和滅絕，當吸毒、賣淫、艾滋病正「理性」地蔓延，「這世界怎麼了/科學是不是長了怪胎」（《海不作聲了》），我們再來讀韋婭的散文和詩歌，我們再走進韋婭的雨夜韋婭的月夜韋婭的夢幻，除了感受到清新優美朦朧憂鬱的審美愉悅外，難道不能感受到那其實是一個頑強地反抗著「工具理性」、「霸權理性」以及非人性、非人道、非詩的世界麼？那其實是人類的另一片淨土，是人類的精神家園。我們所說的「精神」一詞「MENTAL」，來源於拉丁文「MENS」，意思便是「月亮」。於是，韋婭以她自己生命的感受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世界仍然生氣勃勃地存在著，仍然純淨，皎潔，濕潤，清涼，浪漫而美麗，自然而和諧，充滿生命的搏動與萌芽，充滿希望與力量。韋婭是以她的生命在藝術地創造這樣一個世界，同時，也是用生命呼喚這樣一個世界。「把你冰冷的手交給我吧／我的月光／讓我緊守著你的明媚／猶如守著你芬芳的夢想」，「來吧 用你的黑眼睛／將這長夜照亮／給歸家的人兒 亮起希望。」（《呼喚我心愛的月光》）這便是韋婭散文詩歌中主體意象的意義，也是韋婭對中國當代文學獨特而個性化的貢獻。

本文發表於《芳草》月刊2000年第4期